

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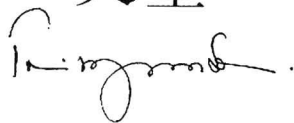
托妮·莫里森/著

胡允桓/译

Toni Morrison.

Paradise

天堂



〔美〕托妮·莫里森 著
胡允桓 译

Paradise

上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堂 / [美] 莫里森著; 胡允桓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9
ISBN 978-7-5442-4869-3

I. ①天… II. ①莫…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115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9-232

PARADISE by Toni Morrison
Copyright © Toni Morrison 1997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3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天堂

[美] 托妮·莫里森 著
胡允桓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王 莹 熊婷婷 徐 莹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869-3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洛伊斯

对许多人而言快乐的形式存在于
无数的罪孽、
无节制、
不光彩的激情
和一时的快乐之中，
这都是（男人）欣然接受的，
直到他们冷静下来
并升到他们的安息之地。
此时他们会发现我在那里，
而他们愿意活着，
且不愿再死。

鲁比

鲁比是一个黑人，他住在纽约的一个贫民窟里。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他却是一个流浪汉。他喜欢喝酒，也喜欢赌博。他有一个女朋友，但她已经离开了他。他每天都在寻找工作，但总是找不到。他感到孤独和绝望。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老妇人，她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去买一些衣服。鲁比感到很高兴，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买衣服了。他穿上衣服后，感觉自己焕然一新。他决定重新开始生活。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并开始努力工作。他不再喝酒和赌博了。他变得非常勤劳和诚实。他的女朋友也回来了，他们重新在一起了。鲁比现在过得很幸福，他感谢那位老妇人给他的帮助。

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对剩下的人他们可以从容下手。没必要匆忙离开这里。他们离镇子有十七英里，而那座镇子离别的城镇都有九十英里之遥。在这座女修道院中有的藏身之处，这一天才刚开始，还有时间。

他们一共九个人，比他们奉命要蹂躏或杀掉的女人多一倍，何况他们还随身携带着可满足任何需求的用具：绳索、一个棕榈叶十字架、手铐、催泪瓦斯和墨镜，当然还有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枪支。

他们从来没进入过这座女修道院的深处。其中一些人曾把雪佛兰汽车停在前廊附近，摘下一串胡椒，或者走进厨房取一加仑的烤肉调味汁；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到过厅堂、祈祷室、教室和卧室。现在他们都要去见识见识。而且他们最终会看到那个地下室，并将其肮脏暴露在即将照亮俄克拉荷马天空的光亮之下。与此同时，他们为自己身上的衣着吃了一惊——突然意识到穿着的不合宜。因为在七

月的清晨，他们如何猜得到里面会这么冷呢？他们的短袖衫、工装服和花哨上衣吸进寒气，让人觉得像是发烧。那些穿着工作鞋的人，更是因为踩在石面地板上的巨大声响而心慌意乱，而穿波罗－凯兹牌软底帆布鞋的人则踏地无声。还有这组建筑物的宏伟壮观，只有两个系领带的人似乎才配得上在此出入，他们先后想起来，这里在用作女修道院之前，本是一个贪官好大喜功修建的住宅。这座大宅邸淡褐和玫瑰红色调的大理石地面连接着柚木地板。白云母薄片保持着昔日的光泽，而镶嵌了图案的墙壁五十年前就已经剥落并刷上了白色。至于让修女们感到恶心的装修华丽的卫生间里的饰物，已经被优质又平庸的管道和龙头所取代，不过，颇具王公气概的浴缸和水池更换起来太费工本，只好听凭其锈蚀。那个贪官当年乐趣所在之处，现今已被消除痕迹，餐厅被修女们改装成教室，一度用来让阿拉巴霍族^①的 girls 们静坐其中，学会忘掉一切。

此时，武装的男人们搜寻着这些房间，房间里流苏花边装饰的篮子飘摇在佛兰芒式枝状大烛台旁边，基督和圣母在葡萄藤花边围绕的壁龛里闪闪发光。圣十字女修道院的修女们凿掉了所有山林水泽女神的雕像，但她们的大理石发卷却仍然缠绕着葡萄叶，戏弄着果实。那伙人不慌不忙地深入到大宅的深处，寒意也随之越来越强烈。他们眼观耳听，警惕着藏身在此的女人的怨怒和发面团的发酵味及黄油气昧。

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那个人回头看着，强迫自己弄清身处的梦境将如何进展。那个被枪击中的女人别别扭扭地躺在石面地板上，向他摆着手指——或许只是看似如此。所以他的梦做得还不坏，只可

①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现居美国怀俄明州和俄克拉荷马州。

惜色彩不够鲜明。他以前的梦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色彩：黝黑突变成大片的红色，然后是浓烈、狂热的黄色，如同一个轻易得手的女人的衣服。领头的男人停下来，举起左手止住身后的一个个侧影。那些人便站住脚步，调整好呼吸，把手中的长短枪支换成随意的握法。领头的男人转过身来，用手势给大家分工：你们两个到那边的厨房；另两个上楼去；其余两个到小教堂。他留下三个人——他自己、他弟弟和那个认为自己正做着梦的人去地下室。

他们一言不发、郑重其事、不慌不忙地分头离去了。早些时候，他们砸开女修道院大门之时，此行使命的本质让他们有些晕眩。但他们的目标毕竟是分散的：被赶出大门的人有时会闯回房间。因此现在怨愤的情绪受到了控制。把第一个女人（那个白人）射倒之后，那情绪已经像黄油一样清晰了：表层是仇恨的纯油，底部凝固的是硬心肠。

屋外，薄雾齐到腰高。很快雾气就会变成银色，在太阳将露水晒干之前，草叶上闪现的彩虹会低得足以让小孩子做游戏。太阳会照出数英亩须芒草，说不定还会暴露出“女巫”的踪迹。

厨房的面积超过了他们每个人出生时的住房，带椽的顶棚很高，里面的架子比爱斯杂货店里的还要多。餐桌差不多有十四英尺长。可以轻易地看出，他们正在追捕的女人全都没有料到会发生突变。厨房的一头立着一满罐牛奶，旁边是四碗碎麦；另一头是切到半截的菜：一堆像是一把绿纸花似的大葱紧挨着亮闪闪的胡萝卜圆片，削过皮还没切的土豆白花花的，精湿鲜脆。灶上炖着没沸的汤。这间厨房有餐馆的灶间那么大，有八个灶眼，巨大钢顶下的一个架子上排

列着十几条鼓胀胀的面包。一条凳子翻倒在地。四周没有窗户。

一个人示意另一个打开食品间，他自己则向后门走去。后门关着但没有锁。他朝外望去，看到一只老母鸡，他揣测它那肿胀带淤血的鸡屁股准是下过变异的蛋——双黄的、三黄的特大畸形蛋。从外面的鸡窝里传来轻柔的咕咕声；小雏鸡自信地扑腾着翅膀进到院中忽现忽散的雾霭中，它们呆滞的眼睛只盯着早间的食物，无视其他。石阶周围的泥地上不见脚印。那人关上后门，与食品间的同伴会合。他们俩一起察看着积尘的瓦罐和陈年罐头食品：西红柿、青豆、桃子。他们想，日子过得真稀松。八月份已经临近，可这些女人都没有整理过这些瓶瓶罐罐，更别说洗刷了。

他把炖汤的火熄掉了。当初他妈妈给他洗澡用的锅都不如这个汤锅大，那在她出生的草泥堆砌的房子里可是个奢侈的享受。他现在住的房子又大又舒服，而这座镇子与他的出生地相比算得上豪华繁荣，其发展之路走了足足五十年。从俄克拉荷马领地上的一座梦幻之城黑文变成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座鬼蜮之城黑文；在一八八九年挺身而立的自由人到一九三四年就跪到了地上，到一九四八年干脆在地上爬了。所以他们才来到这座女修道院，确保此事绝不再次发生，使其里里外外没有任何东西腐蚀一座黑人城镇，让它遭此苦难。他知道和听说过的所有的人都曾屈从或融入了白人的城镇；要不，就像在黑文，他们都皱缩到了花格窗里面：房基的外缘由那里长着的青草标出，壁纸在没有玻璃的窗户后面变得像照片底片，校舍被向钟楼长去的老树挤到了一边。一九〇五年时的一千居民到一九三四年变成了五百，然后成了两百，后来随着棉花价格暴跌和铁路公司到处铺轨，又减到了八十人。作为一个大家庭生计所需的唯一补助农

业津贴，随着每个成婚的儿子分得他那一小份而变成了仅仅是鸡零狗碎的耕作，而那一小份又得给那个儿子的孩子们分成许多份，直到最后，没有出走但拥有小而又小的一份的人只好心怀厌恶地欢迎白人投机者提供的任何条件，因为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离开家园到别处去碰运气了。到这种时刻，无论大城还是小镇——只要是已经建成的就行。

但他和另外几个人全都是退伍老兵，有不同的想法。他们热爱原先的黑文——那里的观念和那里的地域——他们怀着并且时时抚育着这样的情愫，从巴丹^①到关岛，从硫磺岛到斯图加特，决心从头做起。他触摸着炉灶的抽风罩，对其结构和功能暗羨不已。那尺寸和一度在他家乡中部安置的砖砌大炉灶一样。他们返回美国时，人们已经把那砖灶拆了，把砌灶的砖、炉石和铁件都搬到向西两百四十英里的地方——远离很久很久以前被明智的政府称作“未分配的土地”的古老“小溪部落”。他记得把大炉灶上的铁边重新胶合入位的仪式，那上面锈蚀的字母被打磨得锃亮，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本人也协助过清除积了六十二年的煤烟和油泥，让那些字句和一八九〇年崭新时一样闪闪发光。大炉灶受损——把他们祖辈安装好的东西拆散——与他们承受的，以及如若他们不开始更新而可能变成的相比，简直不值一谈。作为新一代的父亲，他们与这个世界奋战，不能也不会比以智取胜的老一辈差。老一辈并没有让危险或自然灾害阻碍黑文崛起，他们深知要把胜利封存在他们的优先权之中。一台大炉灶，像头颅那么圆，像欲望那么深。住在他们车辆的里边或附近，在露天里做饭、割草皮、砍木豆树来盖房，老一辈

①菲律宾吕宋岛一省。

先做了那件事：把他们大部分的力气花在建造硕大的、无瑕的、设想好的炉灶上，那既可以养育他们，又可以彪炳他们的成就。大炉灶完工之时——每一块淡色的砖都已就位；烟囱粗而高大；所有的栓钉和烤架都装牢；把草图从嵌眼中扯掉，把火门调成垂直——小五金商就着手他的工作了。用桶板和裂轴、锅壶和弯钉，他做出了一块五英尺长、两英尺宽的铁板，把它装在灶口的底部。那些字句来自何处依旧不清楚：是他听说还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在货车车斗里搂着工具屈身睡觉时有人对他耳语的。他叫摩根，谁晓得他铸出的那五六个字眼是他自编的还是剽窃来的呢。那些字眼起初像是祝福，后来像是诅咒，最终则是宣布他们已经沦落。

那人看了一眼厨房的下水道。他走到长餐桌跟前，拿起了大奶罐。他先嗅了嗅，然后把枪拿在右手，用左手把奶罐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了半罐奶，这时他嗅到了鹿蹄草油的味道。

在上面的一层楼，两个人在过道里走着，检查四间卧室。每扇房门上都用胶条粘着一张名片。第一个名字是用唇膏写的，叫西尼卡。第二个是用黑墨水写的大写字母，叫迪万。他们发现，每个女人都不会像常人那样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吊床上，便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卧室中除去吊床之外，也就只有一张窄桌或角桌，再无其他家具了。壁橱里当然没有衣服，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不合身的脏衣裙，脚上是称不上鞋子的东西。但是墙壁上都钉着或粘着，或在角落里立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一张一九六八年的挂历，上面用大×标出几个日子（四月四日，七月十九日）；一封用血红色笔写下的信，脏兮兮的根本辨不出其邪恶的信息；一张占星图；一顶

斜挂在塑料女性人体模型脖子上的浅顶软呢帽，而在一度装有基督教——也许是天主教，管他呢——饰物的一处地方，并没有随处可见的耶稣十字架。但是最让这两个人惊诧不已的是，他们最后进的那间卧室里，一张童床上一根吊着的绳子上用缎带系着一串童靴，当中还挂着一个婴儿长牙时用的又破又硬的咬环。其中一人用目光示意同伴去查看过道对面的另外四间卧室，他本人则走近那串童靴。找什么呢？更多的证据吗？他自己也不清楚。血吗？也许是留在一只白色牛皮鞋里的小脚趾？他拉了一下枪上的保险栓，就加入过道对面卧室的搜寻行动中去了。

那里的房间都很正常。一团乱——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着盛有食物的盘子、脏杯子，床上堆着一大摞衣服，把床遮得都看不见了；另一个房间里摆着两把摇椅，上面满是玩具娃娃；第三个房间里净是破烂，还有一股浓重的醉鬼气味——不过至少算是正常。

他满嘴苦涩，虽说他知道这地方有病害，但仍为胸中悸动着的怜悯而吃惊。他不明白什么东西可以让女人这么做。她们普通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性，欺诈，偷偷摸摸地折磨孩子？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在一座大宅邸里——没人会招惹或侮辱她们——她们总算使他对认识的每个妇女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父亲经过两季收获偷偷省下的买冬装大衣的钱，他母亲抚摩着那件大衣的海豹皮领子时眼中的光彩；他们兄弟几个为一个姐妹的十六岁生日合伙操办的令人意外的聚会——可是在这儿，离一个恬静有序的居民区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却住着不同于他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妇女。在所有的地方中这是唯一的。他的镇子独特又闭塞，无可非议地自得其乐，那里既没有也不需要监狱。他的镇子就没出过罪

犯。偶尔有一两个人行为不轨，有辱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威胁到镇上的观念，都得到了良好的关照。那里当然绝没有懒散邈遏的女人，他认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从一开始，镇上的人们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护的。一个难以成眠的女人总可以从床上起来，在肩上围上披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在街上溜达。没有路灯，但也没有恐惧。从街边传来的嘶嘶啪啪的响声绝不会吓着她，因为不管那响声是怎么弄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要扑到她身上的东西。在方圆九十英里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会把她当成猎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慢慢溜达，想着做饭、战争、家务，或者抬眼看天上的星星，什么也不想。她可以在没有灯光也没有恐惧的环境中自顾自走她的路。如果从一座远处的房子里逸出亮光，让她注意到一个肚子疼的婴儿的啼哭，她可能会走到那座房子跟前，轻声招呼屋里哄着孩子的女人。她们两个会轮番轻揉孩子的肚子，摇着孩子，设法喂一点苏打水。孩子安静下来以后，她们还会一起坐上一会儿，聊几句闲话，低声笑着，以免惊醒别人。

随后，那女人便可以回自己的家，吃些点心，准备上床，或者也可以按原路继续向前走，经过别家的房子，经过那三座教堂，经过待宰家畜的围栏。她可以一直走到镇子之外，因为在镇郊没有什么把她当作猎物。

过道两端各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两人分别进去察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两人都相信自己已经作好了准备。在那个大些的卫生间里，几个肮脏而俗气的水龙头对宽大的水池来说都太小了。浴缸架在四条美人鱼的背上——它们的尾巴宽宽地叉开，保证浴缸的安定；它们的胸部弓起，保证浴缸的平稳。脚下的地砖是暗绿色的。

马桶上有一个摩黛丝牌卫生棉盒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没有手纸。没有涂上白灰的只有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也被那人忽略了。他不想看到自己搜索女人或者她们的体液的样子。他放心地走出卫生间，关上了门。他松了口气，把手枪指向地面。

楼下的两个人是父子，他们面无笑容，尽管他们一进到祈祷室就感到很喜欢那地方，因为那倒真是教堂，雕刻的神像受到崇拜。身穿白衣、披着蓝金两色斗篷的男女小人儿站在壁龛里的小架子上。他们或者怀抱婴儿或者摆着其他姿势，木然的面孔装出无辜的模样。他们的脚下显然点过蜡烛，而恰如普立安牧师所说，也适时地供奉过食物，因为在门洞的两侧都摆着小碗。等完事之后，他们会告诉普立安牧师他是多么正确，还要当面嘲笑米斯纳牧师。

镇上的教众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不过在行动的必要性上，全体教众却坚定一致：做你该做的事。无论是女修道院还是院中的女人们都不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可怜啊。这座女修道院一度倒是地地道道的：远离邻居，被玉米地、野牛草、三叶草围绕，只有一条从大路过来的依稀可辨的土路直抵门前。这座由大宅改成的女修道院早在镇子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十五户人家抵达之时，最后一批寄宿的阿拉巴霍姑娘就已经离开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当时所有的梦想都超越了梦想者本身。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镇子中心穿过，路的一侧还铺了人行道。那些人家中有七户拥有五百多英亩的土地，有三户则有接近上千英亩。后来，大道成了一条有了名字的道路，一个叫奥西的人组织了一次赛马来庆祝。人们从军用帐篷、盖了一半的住房和刚刚清理好的土地出

发，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骑马聚到这里。那些东西有的是早已存下的，有的是刚弄到的：吉他和晚熟的甜瓜，榛果，大黄馅饼和一把口琴，一块洗衣板，烤羊肉，胡椒饭，李尔·格林，《在黑暗中》，路易斯·乔丹和他的定音鼓五人乐队，家酿啤酒和油煎浇汁土拨鼠肉。妇女头上扎着鲜亮的头巾，儿童用野罂粟和河草给自己编了帽子。奥西的两匹马分别是两岁口和四岁口，既跑得快，又像新娘一样漂亮。其余的马匹都不过是凑热闹的：爱斯的花斑马，埃斯特小姐的体轻老马，内森的四匹拉犁马，外加他的母马和一匹在河岸吃草没人认领的病歪歪的马驹。

骑手们为加鞍还是光背争论不休，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们告诉她们要么上马，要么就换换角色。男人们议论着给好马不利条件而给劣马有利条件的得胜机会均等的办法，并且放肆地用二十五美分来打赌。枪响之时，只有三匹马向前跃出。其余的却走到侧路上或者抄近路跨过没盖好的住房附近的木堆。比赛终于上了正路之后，妇女们在草地上呼喊，她们的孩子则在齐肩高的草丛中边叫边跳。那匹马驹第一个跑完，但由于在四分之一英里处丢了它的骑手，胜利归了内森的紫褐色母马。头上戴的花最多的小女孩被选中献上有奥西的“紫心”勋章的冠军缎带。冠军骑手当年只有七岁，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仿佛他赢的是肯塔基德比大赛。此时他正在一座女修道院地下室里的什么地方，提防着一些可怕的女人。她们是一个接一个到来的，显然不是修女，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装的，据说只是别的信仰派别的成员。没人晓得。不过知晓与否也无关紧要，因为她们所有的人，都像女修道院老院长和以前的女佣一样，还在出售产品，如烤肉汁、好面包和世上最辣的胡椒。花上一笔大价钱，你能